山人捉刀：晚明作伪者朱肖海的职业生涯与代际承传 *

［美］彭慧萍　吴雪杉

内容提要　透过对晚明嘉兴鉴藏家日记的细致检索，本文稽勾书画作伪者朱肖海的生卒年、字号和存世伪作，探究其如何自作赝物售人，并与冯权奇合作伪造假画。朱肖海在世时不仅收藏书画，营造斋室，借助山人形象结交李日华、徐弘泽、智舷等嘉兴名流，更将儿子朱瑛成功转型为文人画家。由朱肖海父子之例，可以窥见晚明下层画家的谋生之道与家学传承。

关键词　朱肖海　朱瑛　嘉兴　作伪　江山雪霁图卷

在乱象丛生的晚明（1550－1644）古书画作伪行业中，嘉兴地区的朱肖海可谓该行业的成功转型者，可惜其生涯仍如一团谜云[1]。朱以伪造书画为名，有两次作伪活动被同时代嘉兴同乡记载：其一是擦去南宋书家张即之（1186－1266）法书《楞严经》卷尾张即之原款，添上唐代白居易（772－846）伪款，如此则托名为白居易法书；其二是临摹唐代王维（活动于701－761）《江山雪霁图》并出售。这两件被嘉兴人揭露的改造品被认为尚存于世。事实确实如此吗？

此外，仍有众多疑问，如朱肖海曾经使用过哪些字号别名？为何当时学者鲜少论及其生卒年代？其伪造技术达到何种水平？朱在赝品中不签款、不署名，如何行销宣传，替自己的生意打广告？朱是否满意这种隐而不彰的匿名手法？晚明时期的鉴藏圈又如何看待这位作伪者？

朱肖海以伪作书画出身，却将自己的儿子培养成嘉兴本地有卓越声望的文人画家。父子两代的画业传承，从旁窥述了晚明作伪者对自我角色的认定、对后代的期许及超越自身的生涯规划。透过对朱氏父子的研究，可见晚明作伪者的存世之道、职业发展与代际传承，为研究晚明书画市场的行业生态提供一个新视角。

---

*　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培育专项重大课题“辽金北方民族叙事艺术研究”（项目编号：23QNYC18ZD）阶段性成果之一。

‹1›　朱肖海的生平缺乏更细致的研究，关于其作伪活动和部分事迹，见徐邦达《所谓王维〈江山雪霁图〉原底、后摹本合考》，《社会科学战线》1980年第3期，第230页；张长虹《明末清初江南艺术市场与艺术交易人》，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2006年第2期，第27－28页；万木春《昧水轩里的闲居者：万历末年嘉兴的书画世界》，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77－79、139－140页；傅申《张即之及其大字》，《故宫学术季刊》2011年第28卷第3期，第2－5页。

一　朱肖海的生卒年、作伪勾当

朱肖海的生卒年没有明确记载。其生年可以从同乡好友徐弘泽（1551—1627）组织的活动大致推算。1623年，徐弘泽召集“善画”的嘉兴朋友组成“别有社”，展开绘制“江干七树”的活动。徐为活动撰写的序文里提到参与者中有一位名为“证之”的人物‹1›，嘉兴同乡李日华（1565—1635）在《书徐润卿别有社卷后》称：“朱山人证之，目涉缣缃，腹贮林麓，年逾半百，识洞千家，其淹茹亦已富矣。与先生开游夏之堂，共罗吴会之彦”‹2›，并认为朱是“别有社”组织者之一。“别有社”参与者皆为徐弘泽往来最密切的友人，李日华和徐弘泽都提到其中包括朱肖海之子朱君求（后文详述）‹3›。那么，与徐亲密的朱肖海没有理由置身事外，更何况李日华《恬致堂集》收录了《题朱肖海江干七树图》，可知朱肖海也参加了“江干七树”的作画活动‹4›。由此推论，这位“朱山人证之”即朱山人肖海。按李日华所记，此人“年逾半百”，1623年往前推50年，朱肖海应出生于1573年（万历元年）以前。

朱肖海的卒年，需交叉参照李日华和汪砢玉（1587—？）的笔记。1628—1629年，朱参加由汪砢玉组织的绘画活动，故其卒年当在此后‹5›。李日华《六研斋三笔》提到，“徐节之携画一轴来就鉴定，乃故朱山人肖海物也”‹6›。《六研斋三笔》成书于1630—1634年，朱在此前（1634）已经去世‹7›。可知朱的活动年代约在1573至1634年之间。

关于朱的作伪，记录最多的是朱肖海嘉兴同乡李日华、项鼎铉（1574—1619）和沈德符（1578—1642）三位鉴藏家，三人均提到朱与藏家冯梦祯（1548—1606）之子冯权奇携手合作，伪造古画并配上假跋。上述诸人俱在嘉兴，不仅邻里相近，时有往来，更有姻亲关系。冯梦祯之女冯月嫁给沈德符之弟沈凤（1581—1603）‹8›，沈德符之妹沈瑶华嫁给项鼎铉‹9›，沈凤长子沈大詹娶李日华之女‹10›。冯梦祯是沈大詹的外公，沈德符是沈大詹的伯父，项鼎铉是沈大詹的姑父，而李日华则是沈大詹的岳父。诸人沾亲带故，爱好相近，姻亲里只要有一人知道朱、冯的秘密，就可能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，最终变成亲友间共

‹1›　（清）盛枫《嘉禾征献录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544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684页。

‹2›　（明）李日华《恬致堂集》，《四库禁毁书丛刊》集部第65册，北京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130页。

‹3›　前揭盛枫《嘉禾征献录》，第684页；前揭李日华《恬致堂集》，第94页。

‹4›　前揭万木春《味水轩里的闲居者》，第78页。

‹5›　（明）汪砢玉《珊瑚网》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818册，台北：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86年，第848—849页。

‹6›　（明）李日华《六研斋三笔》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867册，第662页。

‹7›　吴雪杉《李日华的绘画史观及其成因》，中央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，2003年，第39—40页。

‹8›　（明）冯梦祯《快雪堂集》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第164册，齐鲁书社，1997年，第332页。

‹9›　《（崇祯）嘉兴县志》，书目文献出版社，1991年，第614页。

‹10›　前揭冯梦祯《快雪堂集》，第333页。

享的趣闻，朱、冯赝鼎古书画的勾当，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秘密。

1606年，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》首次提到了朱肖海造假出售[1]：

> 金陵胡秋宇太史家旧藏《江干雪意卷》（即《江山雪霁图》），虽无款识，然非宋画苑及南渡李、刘、马、夏辈所办也。冯开之（冯梦祯）为祭酒以贱值得之。董玄宰太史一见惊叹，定以为王右丞得意笔……祭酒身后，其长君（冯梦祯之子冯权奇）以售徽州富人吴心宇……今真迹仍在冯长君。盖初鬻时，觅得旧绢，倩嘉禾朱生号肖海者，临摹逼肖，又割董跋装褫于后以欺之耳。

按沈德符所言，冯权奇家藏的无款古画《江山雪霁图》（以下简称A本，是最原始的早期版本）拖尾原有董其昌（1555—1636）跋，董将古画作者定为王维。冯权奇请朱肖海临摹一本（以下简称Z本）后，把A本原有的董跋割下，配到Z本上，假画配真跋，Z本被当作真迹，卖给徽商巨富吴新宇（1551—1606）。

第二位揭发朱的是李日华。《味水轩日记》万历三十八年（1610）“二月二十七日”载[2]：

> 里中有朱肖海者，名殿。少从王羽士雅宾游，因得盘桓书画间。盖雅宾出文衡山先生门，于鉴古颇具眼，每得断缣坏楮应移易补款者，辄令朱生为之。朱必闭室寂坐，揣摩成而后下笔，真令人有优孟之眩。顷遂自作赝物售人。歙贾之浮慕者，尤受其欺，又有苏人为之搬运，三百里内外，皆其神通所及。所歉者，每临，文义辄有龃龉，易于纳败。余每以横秋老眼，遇其作狡狯处，一抹得之。念其衣食于此，不忍攻也。

可知朱肖海与李日华同乡同里，其名“朱殿”，少从王雅宾游，以装裱修复古书画为生，后来亦自作赝物售人，所造假画常瞒天过海，骗过徽商。又有苏人替其销售假古董，三百里内外，皆朱神通所及。李日华日记还提到曾邀朱殿卿、徐弘泽到家中夜饮[3]，“朱殿”与“朱殿卿”或为同一人。

第三位记载朱作假者是项鼎铉。项氏《呼桓日记》记万历四十年（1612）“八月六日”友人沈商丞来访时提及[4]：

> 沈商丞云，近日朱肖海实作古人伪书画，无不夺真，并不用摹临双钩法，但悬而熟视之，则手腕中位置、丰神皆得。或云其所传别有秘法，靳不示人。

据此，朱肖海的姓名应为朱实，字证之，号肖海，朱殿（或朱殿卿）是其曾经使用过的名字。考虑到朱早年追随王雅宾修补或伪造书画，不排除朱年少时曾经使用别名。

李日华、项鼎铉、沈德符均提到朱高超的作伪技巧，李所见的朱改款张即之《楞严经》（详见下文）及沈

‹1› （明）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》，中华书局，1959年，第658—659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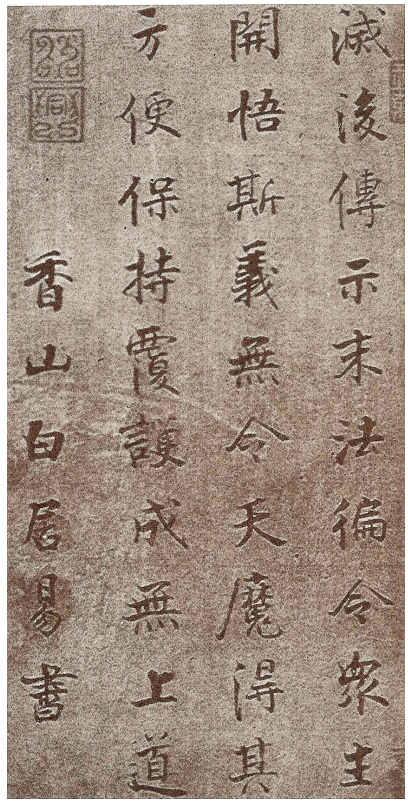
‹2› （明）李日华《味水轩日记》，远东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85页。正文中引述日记内容所在的月、日，为便于读者核对查阅，依原文所记仍作旧历，下文同。

‹3› 前揭李日华《味水轩日记》，第350页。

‹4› （明）项鼎铉《呼桓日记》，《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》第20册，书目文献出版社，1995年，第476页。

所见的朱摹《江山雪霁图》两件伪作皆逼肖夺真。朱临摹不用双钩，而是意临、对临、规抚、臆造，即便凭空造画，亦能得意态上的神似。嘉兴乡人对其作伪几能乱真的证词，可辅助我们重新检视以下两件被当代学者认为是"朱肖海伪作"的存世书画是否出其手笔。

〔图一〕宋张即之《楞严经》
朱肖海添"香山白居易书"款
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采自《故宫文物月刊》1985年总第26期，第119页



二　作伪牟利的朱肖海

（一）朱肖海是否改款南宋张即之《楞严经》

李日华记载朱肖海将张即之《楞严经》卷改款为唐代白居易。据《味水轩日记》万历三十八年"二月十八日"，李见冯权奇家藏的法书《楞严经》："又白香山手写《楞严经》第九卷一帙，字如五铢钱，楷法绝类柳诚悬，而标韵尤俊朗。谛玩久之，觉江南李后主与张即之辈，皆挹源于此而滓浊见溷者。诸跋俱胜，真末世法书环宝也。……此经乃李卓吾游金陵日，以贻冯具区（冯梦祯）先生者，有梅氏秘玩印，盖麻城梅氏物也。"[1]可知李初见《楞严经》时，不疑有诈，误以为白居易手书。直到九天之后，朋友告知李被骗："客言余前所见冯权奇家白香山书《楞严经》，本张即之笔，朱为补款，并作铁崖跋。跋语则出冯手构。余固疑其类即之，诸跋忽未察耳。"[2]李恍然大悟，原来所谓白居易款和拖尾杨维祯（1296—1370）跋文书迹均出自朱肖海补添，杨跋内容则为冯权奇杜撰。

傅申根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传白居易《楞严经》〔图一〕的书风，研判该书法出自张即之手笔，并认为该本完全契合《味水轩日记》所述，卷末"香山白居易书"六字应为朱肖海补添[3]。细观此卷，"居""易"两字底纸有圆形挖洞，有擦款后补纸、补添迹象，确实如傅申所言，为朱肖海改款本。而朱补添的"香山白居易书"六字，起收笔细笔提丝，成功掌握了张即之筋摇骨转、轻盈灵秀的书风，和左侧笔画略为粗壮、粗细相差较大的特征，其临摹技法之高，可谓信手拈来，能出能入，雍容大度。不仅李日华初未察觉朱移花接木的添款技巧，连《秘殿珠林》编者张照（1691—1745）亦肯定为白居易书[4]，毫不怀疑该款为朱作伪。

‹1›　前揭李日华《味水轩日记》，第82—83页。该卷为麻城梅国桢（1542—1605）旧藏，钤"梅氏秘玩"印，梅氏挚友李贽（1527—1602）游南京时，将此卷转让给冯梦祯。

‹2›　前揭李日华《味水轩日记》，第85页。

‹3›　前揭傅申《张即之及其大字》，第2—5页。

‹4›　（清）张照等《秘殿珠林》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823册，第503页："此卷虽残缺，然的是乐天真迹，笔意圆劲飘逸，雅称其诗。"

〔图二〕唐王维（传）《江干雪意图》卷（B本）
宋摹本　纵24.8厘米　横162.8厘米　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采自台北故宫博物院官网Open Data专区



（二）小川本《江山雪霁图》卷实非朱肖海伪作

由于董其昌对王维的推崇，被董定为王维的《江山雪霁图》卷（A本，已佚的早期版本）在晚明出现诸多摹本，仅董其昌便题跋过两本以上。流传至今者因原签题失去，画名略遭后人改动，重订为《江干雪意图》《江山霁雪图》或类似画名。存世以三种摹本最为有名‹1›。

其一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传王维《江干雪意图》卷〔图二，宋摹本，以下简称B本〕，纵24.8厘米，横162.8厘米‹2›。成化年间（1465－1487）从大内后宰门巨梃所藏漆筒中发现，画心有“王维作”小楷款。此为水墨短卷，相较于其余版本，仅剩下后半一小段构图。画寂静江天，枯树凋零，寒鸦盘旋，坡岸疏朗而阔绰。气息古厚，温婉优雅，品质极为精良，成画年代据笔者目鉴，约在北宋末赵令穰（1100以后）至南宋初之间，是此一系列中存世最早的版本。该卷有陆完（1458－1526）藏印，拖尾有沈周1502年、王鏊（1450－1524）、董其昌1625年、顾从德1566年四跋，四跋俱真。此卷见载于1616年《清河书画舫》‹3›、1682年《式古堂书画汇考》‹4›、1712年《大观录》‹5›、1745年《石渠宝笈》‹6›、《故宫书画图录》‹7›等著录。根据著录，原画曾有已遭裁去的“御前之印”“内合同印”“奉华堂印”及“揭傒斯”等宋元古印，今已佚失。其中，董跋提

‹1› 三种版本见Wen Fong, “Mountains and Rivers After Snow Attributed to Wang Wei,” *Archives of Asian Art*, Vol. 30 (1976/1977), pp.6-33.

‹2› 林莉娜《唐王维江干雪意图》，《冬景山水画特展图录》，台北故宫博物院，1989年，第53－54页。

‹3› （明）张丑《清河书画舫》，卢辅圣主编《中国书画全书》第4册，上海书画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179页。

‹4› （清）卞永誉《式古堂书画汇考》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828册，第635－636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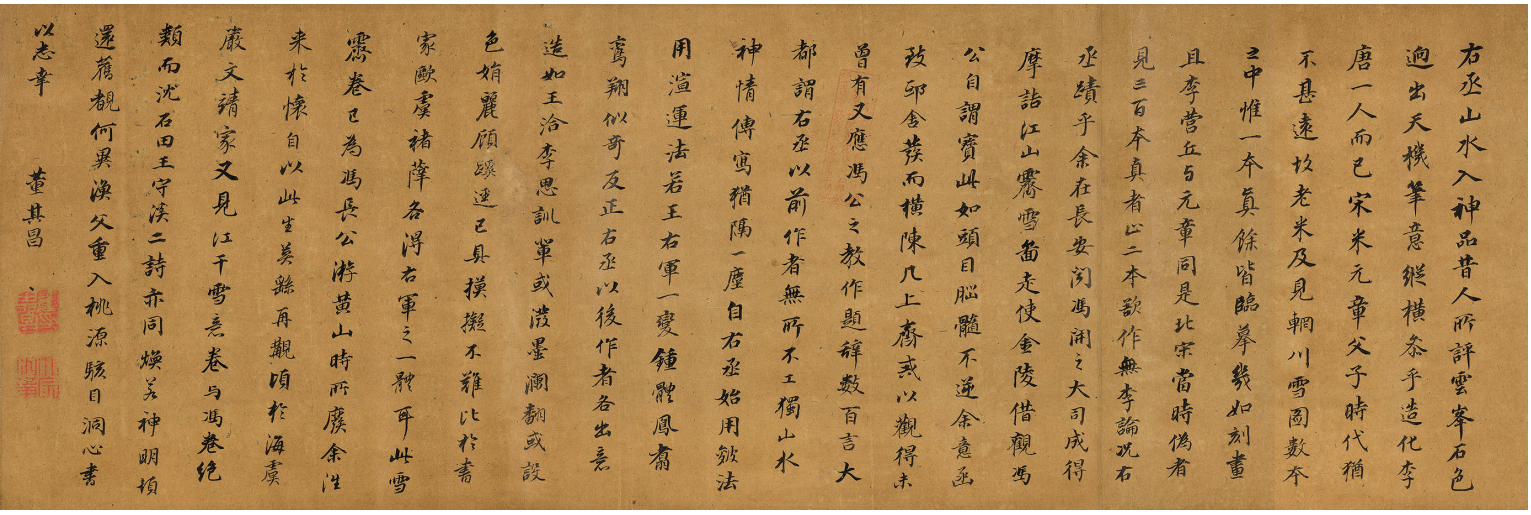
‹5› （清）吴升《大观录》，前揭卢辅圣主编《中国书画全书》第8册，第382－383页。

‹6› 前揭张照《石渠宝笈》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825册，第391－392页。

‹7› 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编《故宫书画图录》15册，台北故宫博物院，1995年，第63－70页。



〔图三〕唐王维（传）《江干雪意图》卷拖尾董其昌跋
采自台北故宫博物院官网Open Data专区


右丞山水入神品昔人所評雲峯石色
迥出天機筆意縱横奈乎造化李
唐一人而已宋米元章父子時代猶
不甚遠故老米及見輞川雪圖數本
之中惟一本眞餘皆臨摹幾如刻畫
且李營丘与元章同是北宋當時僞者
見三百本真者止二本歎作無李論況右
丞蹟乎余在長安閲馮開之大司成得
摩詰江山霽雪畫走使金陵借觀馮
公自謂寶此如頭目腦髓不逆余意函
致邸舍蔡而横陳几上旣或以觀得未
嘗有又應馮公之教作題辭數百言大
都謂右丞以前作者無所不工獨山水
神情傳寫猶隔一塵自右丞始用斂法
用渲運法若王右軍一變鍾體鳳翥
鸞翔似奇及正右丞以後作者各出意
造如王洽李思訓單或潑墨潮翻或設
色焰麗頗嫌逞巧具摸擬不雜北苑
家歐虞褚薛各得右軍之一種再此雪
霽卷已為馮長公游黄山時所廢余往
来於懷自以此生莫逭再覩頃於海虞
嚴文靖家又見江干雪意卷与馮卷絶
類而沈石田王守溪二詩亦同煥若神明頃
還舊觀何異渙父重入桃源驚目洞心書
以志幸　董其昌

及冯梦祯所藏“雪霁卷已为冯长公游黄山时所废”，“顷于海虞严文靖（1511—1584）家又见江干雪意卷，与冯卷绝类，而沈石田、王守溪二诗亦同”〔图三〕，可知董其昌已指出A、B为两个不同版本；两本皆为早期版本，构图极似，皆有沈周、王鏊、董其昌跋；A本多出冯梦祯跋，可惜A本在冯权奇游黄山时已废。

其二是檀香山艺术博物馆藏传王维《长江积雪图》（以下简称C本），纵28.8厘米，横449.3厘米，有“御府宝绘”等伪印。

其三是京都小川睦之辅旧藏传王维《江山霁雪图》〔图四，以下简称小川本〕，纵28.4厘米，横171厘米。前有伪文徵明（1470—1559）隶书引首“王右丞江山霁雪图”八字，书劣。画心右下角有“王维”伪款。

〔图四〕唐王维（传）《江山霁雪图》卷局部（小川本）
日本小川睦之辅旧藏
采自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影印图片



拖尾有伪冯梦祯、伪董其昌1595年跋、朱之蕃1616年跋以及毕泷（1733—1797）跋[1]。与画卷保存在同一木盒者，还包括董致冯梦祯三通尺牍，纪年为1595、1596和1604年。方闻强调小川本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[2]。汪世清认为该画是"晚明或清初的仿本"[3]，但未提及朱肖海。汪世清、徐邦达[4]称小川本即为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》记载的朱肖海伪造本，当代学者亦多从此说。然而事实是如此吗？

仔细核对小川本，可以发现该图其实并不符合朱摹本的特征。首先，小川本风格拙劣，不符合朱擅于笔墨的记载。朱摹张即之书风时，牵丝连带力度明显，确实流露其善于提丝、转折提按顿挫有法的特长，富于笔划轻重粗细的变化。朱擅于中锋侧锋交互使用，但小川本却笔力僵硬而刻板。山石轮廓线用解索皴，细碎纤弱，蟹爪枝亦稚拙板滞，暴露出晚明以降，仿文徵明派笔墨僵滞的迹象。其直干平行的松树、仿董其昌式的贝壳山，透视法失当的盒状建筑物，应是明末清初某后学劣手所造。此人并不擅于法书提按，笔法拙劣，不符合嘉兴人所言朱技法高超的叙述。

其次，沈德符谓冯权奇卖朱摹本（Z本）给吴新宇的时间，是在"祭酒（冯梦祯）身后"。冯梦祯何时去世？其门人丁元荐《祭冯司成》载，冯去世于"万历乙巳腊月廿有三日"[5]（1606年1月31日）。换言之，冯权奇售卖Z本的时间应晚于此时。朱摹本的买主是吴新宇，李维祯《中书舍人吴君墓志铭》称吴新宇"万历丙

‹1› 徐邦达认为小川本冯、董、朱之蕃三跋俱真。汪世清认为冯、董跋俱伪，朱跋由他处移配而来。笔者认同汪的观点。

‹2› 前揭Wen Fong, "Mountains and Rivers After Snow, Attributed to Wang Wei" p.7.

‹3› 汪世清《〈江山雪霁〉归尘土，鱼目焉能混夜珠？——记中国绘画收藏史上的一大骗局》，《新美术》1996年第2期，第19—23页。

‹4› 前揭徐邦达《所谓王维〈江山雪霁图〉原底、后摹本合考》，第229—230页。

‹5› （明）丁元荐《尊拙堂文集》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第171册，齐鲁书社，1997年，第180页。亦见胡玺《冯梦祯研究》，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，2011年，第72—75页；张梦新《晚明文人冯梦祯的逝世时间与地点考》，《浙江社会科学》2013年第10期，第126—128页。



午六月五日卒”(1606年7月9日)[1]。因此冯权奇售出Z本的时间，只能在1606年2月1日至7月9日之间。吴购画后，到7月9日去世前，曾经“置酒高会者匝月”，宴饮庆祝了至少一个月。因此吴最晚在1606年6月初从冯家购入Z本，否则来不及“置酒高会者匝月”。

但小川本拖尾的朱之蕃(1575—1624)跋却声称朱之蕃于1616年仲夏仍在冯权奇家观看《江山雪霁图》卷(小川本)[2]：

> （朱之蕃）从长公笥中索而纵观之，神情畅适，不能赞一辞。然窃幸见所未见，附贱姓名于末，以识欣赏之私。万历丙辰（1616）仲夏望后三日，金陵朱之蕃书。

理论上，1616年想要观览Z本，应该去吴氏子孙家，而非冯家。除非小川本不是Z本。既然朱之蕃在Z本(1606到了吴家)之外见到了小川本(1616尚在冯家)，则朱之蕃在冯家所见之本，应为他人另摹(以下简称D本)。

（三）冯权奇的诸本《江山雪霁图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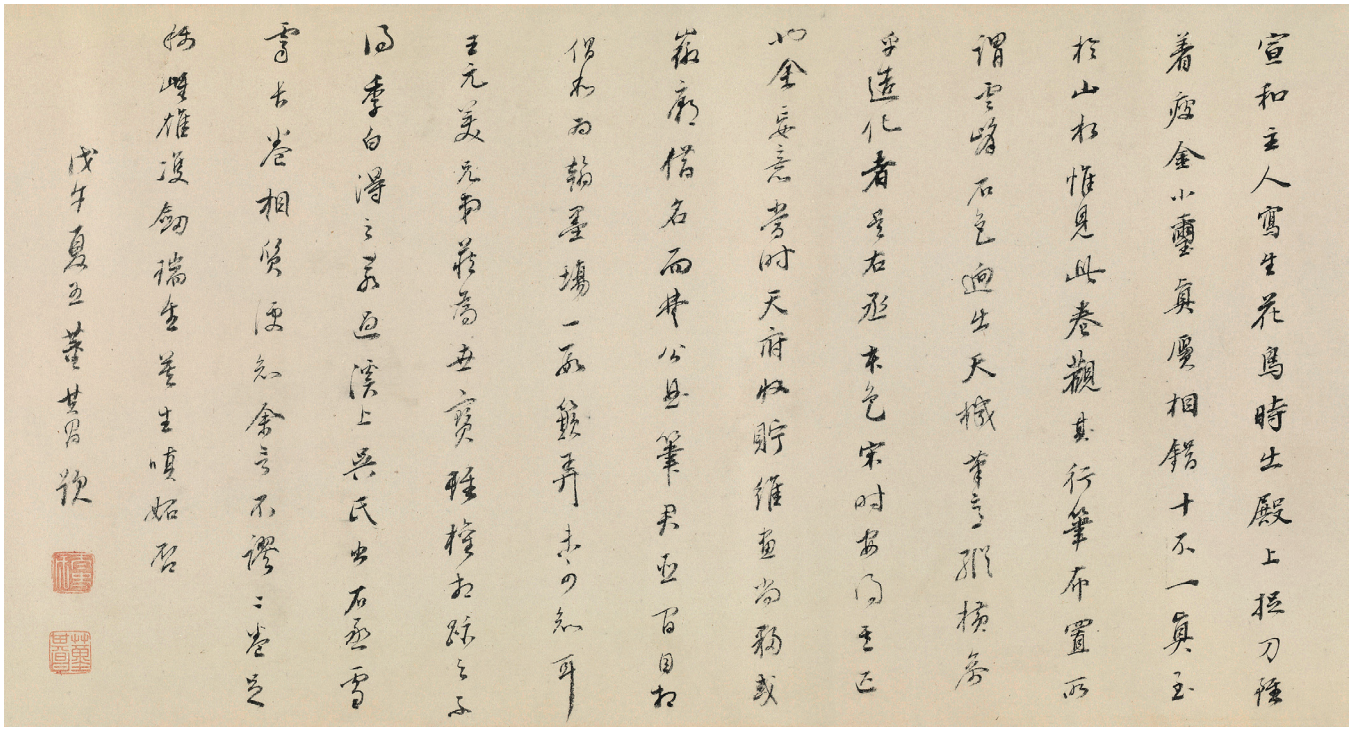
确定了小川本(D本)并非朱肖海本(Z本)，接着必须追问冯梦祯父子在世时，家藏A本是否已被辗转临摹了数本，并流布于世？董其昌起码观跋过A、B两种早期版本。冯梦祯《快雪堂日记》载董其昌于1595年、1604年两度向冯梦祯借阅A本[3]。再据李日华《恬致堂集》“题王右丞江山雪霁卷”，冯梦祯去世前还曾

‹1› （明）李维祯《大泌山房集》，见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第152册，齐鲁书社，1997年，第453页。

‹2› 前揭徐邦达《所谓王维〈江山雪霁图〉原底、后摹本合考》，第229页。

‹3› （明）冯梦祯撰，王启元校注《快雪堂日记校注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9年，第152、316页。亦见小川家藏的董致冯尺牍。

〔图五〕宋徽宗《雪江归棹图》卷拖尾董其昌跋
故宫博物院藏



将A本借给李日华[1]：

> 此（A本）冯真实（冯梦祯）先生物，昔年假余（李日华）披阅，留春波草阁中者三四浃岁。先生（冯梦祯）没，余以义归长公权奇。权奇寓春波里第，值居人不戒于火，沿爇几付烈焰，而此卷独存，不胜厚幸。然而权奇不能终有也。今于（程）季白所得，再展阅，如苏卿绝域重逢李陵，圆泽隔世再会洪井，喜庆宁可筹量。季白云亦假之石交吴瑞生。瑞生多蓄精鉴，又善绘事，兹卷得所托矣。

可知A本被李日华借阅了三四年，置于李氏春波草阁中。直到1606年二月一日冯梦祯去世后，李才将A本归还给冯权奇。

尔后十年，《江山雪霁图》卷声名大噪，争购者众。成书于1617年的顾起元(1565—1628)《客座赘语》记载好事者慕名竞购[2]：

> 王维《江天霁雪卷》为胡太史懋礼家藏。后其子没，冯开之（冯梦祯）先生以数十金购之，今尚在其长子骥子（冯权奇）家。慕而欲购者，悬予其直，且数百金矣。

‹1› 前揭李日华《恬致堂集》，第146页。

‹2› (明)顾起元《客座赘语》，中华书局，1987年，第252页。

1618年，董其昌于宋徽宗《雪江归棹图》拖尾题跋，证明A本此时已被吴瑞生（与吴新宇不同人[1]）带到徽州："若遇溪上吴氏，出右丞雪霁长卷相质，便知余言不谬。二卷足称雌雄双剑，瑞生莫生嗔妒否！戊午（1618）夏五董其昌题。"〔图五〕吴瑞生之后，A本被卖给新安程季白。程季白是汪砢玉的朋友，《珊瑚网》"王右丞江山雪霁图"谓汪曾目睹多本："绣里汪砢玉先得临本，复见真本跋。"这个真本跋大约是在程季白处看到的。

顾起元虽将《江山雪霁图》画名误记成《江天霁雪卷》，但从上下文脉络，可知所指仍为A本。冯梦祯1606年初刚去世，嘉兴亲友往来吊唁，身为长子的冯权奇顾不得处理后事，不仅催促李日华归还A本，迅速组织伪造《江山雪霁图》，还急忙联系买家、议定价格。毕竟古画奇货可居，A本竞购价已经开到数百两银子，作为藏家的冯权奇多复制几本以图利，亦在情理之中。约在1606年二月至四月间，冯权奇请朱肖海临摹一本。歙县吴新宇在1606年四月至六月初，赴嘉兴购得Z本，携回徽州，大张旗鼓庆祝一个月，之后匆匆离世。

1616—1618年间，冯权奇将A本卖给新安吴瑞生[2]。而A本售出的近十年之后，朱之蕃在冯权奇家观览了D本（小川本）。

综上所述，晚明《江山雪霁图》临摹本众，藏家冯权奇可能复制了不止一本。冯起码有A（已佚）、D（小川本）、Z（朱肖海本）三本。除去归属于冯家父子的数十年外，A本还曾为董其昌、李日华借阅。董借阅两次，李甚至借出三四年。古代没有照相机可复制影像，遇见铭心绝品，借阅者利用机会复制另本以自藏或转售，亦在情理之中，朱摹Z本的图利行为，在当时不特别可鄙。如今，A、Z本并未存世，品质高的宋摹本（B）幸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，而笔墨差劣的檀香山本（C）、小川本（D），都仅是时代稍晚，明末或清初的辗转再临本。

李日华和沈德符所载的两次朱肖海作伪行为，皆为朱与冯权奇携手合作，主导者皆为冯。冯、朱集团可能已成为有稳定合作关系的"惯犯"。冯作为老板，占有更多的权力和利益，提供古书画原作、旧绢材料、售卖渠道，朱则加以改造。但在后人叙述里，冯却丝毫未被批评。

三　收藏雅集：朱山人的另种形象

在嘉兴人眼中，朱肖海除去作伪外，亦存在另一种正面的山人形象。李日华记录过三次与朱的直接接触，其笔下的"朱山人"肖海筑室数处，以金纸糊壁，终日于纸素间酣恬自适。喜收藏古书画，常邀请文人一同观画，俨然一位山人雅士。

《味水轩日记》载万历四十一年（1613）年九月二十五日，李日华和朋友史仲纯、张遐叔去沈山人（或

‹1› 晚明徽州吴氏家族收藏，见范金民《明后期徽州商人的书画收藏》，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》2013年第1期，第43—48页。

‹2› 前揭汪砢玉《珊瑚网》，第504页。

为沈恒川）家赏菊，顺道拜访朱肖海新家[1]：

过比邻朱山人。山人新结一楼，俯眺旷野，颇极滹漾之趣，余名之曰云趣楼。楼下一小室甚洁，余名之曰纸醉斋。山人日夕偃仰其中，非作字绘水墨，则披展古人法书名画，终日于纸素间酣恬自适，故以是名之。又唐昭宗时，孟斧居蜀，所作居室结构奇雅，有室四壁，与什器皆用金纸糊饰，朝夕临之，晃曜不足，谓之金迷纸醉，此则非余赠山人意也。山人出观所蓄李营丘《松石钓艇》，笔法入细，古韵可掬。余疑是郭熙。又陈白阳米山，亦蓊郁。……又白阳盎面大狂草一绝，奇异之甚。……又沈石田落花卷……后自行书《落花诗》十首，题跋称西川者和诗。

据此，李日华在朱的新家目睹了朱收藏的四件书画：传李成《松石钓艇图》轴、陈淳《米氏云山图》卷、陈淳《色与香俱大狂草》卷、沈周《落花诗》卷。前述朱的作伪行为，皆发生在1613年之前，包括伪添《楞严经》款书、仿制《江山雪霁图》，以及制作李日华所言由“歙贾”买走的“赝物”。到了1613年，朱拥有的财力已足以买地建楼，可见作伪确实获利不少。此时朱不只有一处房产，其新居似修建于嘉兴城外，可“俯眺旷野，颇极滹漾之趣”。因楼居风景优美，李日华将整栋楼命名为“云趣楼”，并将朱作画的楼下小房间命名为“纸醉斋”。似乎可以进一步推论，如果朱在1613年后继续作伪的话，理应会在“纸醉斋”房间里进行。

关于朱收藏的传李成《松石钓艇图》轴，李日华《六砚斋三笔》载[2]：

徐节之携画一轴来就鉴定，乃故朱山人肖海物也。余二十年前见之矣。作两松耸挺，一松横偃贯其肋，枝梢上下笼罩，松针乱撒，极有古气。内层作墨叶树一，樛枝栎树一，中段低峦映带，坡畔一翁，横舟而钓。余定为元人笔，而松根露白处，已有作李成二小字矣。盖特减去上幅原题，而以此眩价耳。因试呼儿亨示之，亨曰：此曹云西仿郭熙笔也。余深赏其鉴真。

比较《味水轩日记》和《六砚斋三笔》，可以归结，两次所记《松石钓艇图》轴为同一件作品，画低峦映带，两松耸挺，一松横偃贯其肋，一翁横舟而钓，画中署“李成”款。风格“疑似郭熙”或“曹云西仿郭熙笔”，是郭熙、曹知白一脉。两次记录的看画时间吻合。《味水轩日记》载李日华1613年于朱家见《松石钓艇图》，《六砚斋三笔》成书于1630—1634年间，上距1613年约20年，与李所言“余二十年前见之”相合。此件《松石钓艇图》终朱一世都未出售，直到去世后才落入他人手中，可知朱宝爱、珍惜自己收藏的古书画，而非仅止于造假出售。

此外，朱不止是古董造假者，有时亦参加文人雅集活动。万历四十二年（1614）十二月五日，李日华在嘉兴名流徐弘泽、徐节之父子家竹浪馆的聚会里，再次见到朱肖海[3]：

‹1› 前揭李日华《味水轩日记》，第343—344页。

‹2› 前揭李日华《六研斋三笔》，第662页。

‹3› 前揭李日华《味水轩日记》，第427页。万木春认为李日华此日于徐润卿家中结识朱肖海，见前揭万木春《味水轩里的闲居者：万历末年嘉兴的书画世界》，第140页。

集徐节之竹浪馆。节之尊人润卿（徐弘泽）出所藏文衡山、文水、陈道复、莫云卿诸家画轴悬壁间，相与谈笑评骘，以代丝竹。朱山人肖海以手制筚篥匏樽行酒，余与儿子俱大醉。

徐弘泽父子举办的聚会以赏画和饮酒为主，墙上悬挂徐家收藏的吴门、松江派等文人山水画，以供鉴赏评骘。席间，朱肖海、李日华与其子李肇亨俱受邀到场，朱用自制的竹篥匏樽行酒，替大家助兴，表演极精彩，令李氏父子大醉而归。

万历四十四年（1616）“四月三十日”，李日华再次来到朱家[1]：

过肖海朱山人楼居。出观沈石田《桃花书屋图》，图为其弟继南而作。笔法细秀文弱，如徐贲，亦此老别调也。有题语：桃花书屋我家宅，阿弟同居四十年。今日看花惟我在，一场春梦泪痕边。此《桃花书屋图》也，图在继南亡前两年作。呜呼，亡后又三易寒暑矣！今始补题，不胜感怆。乙未九日，沈周。小隐新成水北湾，桃花千树屋三间。读书不作求名计，时复牵帷只看山。有贞。结屋东林胜小山，读书终日掩柴关。桃花千树无人看，一片风光春自闲。陈宽。

〔图六〕明沈周《桃花书屋图》轴
1470年　纵74.5厘米　横30.6厘米
中国国家博物馆藏



李这次在朱家观赏朱收藏的沈周《桃花书屋图》轴〔图六〕。该画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[2]，画上有徐有贞、陈宽题诗，诗文内容与李所抄录者吻合。这也是目前所知朱肖海藏品中唯一存世的一件。

李日华与朱的三次见面（1613、1614、1616年）都很愉快。即便朱伪造的白居易款蒙蔽了李，两人友谊依旧，李仍称朱为“山人”，以文人身份对等交往，而未攻击朱的作伪行径。用李本人的说法，“念其衣食于此，不忍攻也”[3]。

李正面认同了朱的“山人”形象。《恬致堂集》“春门徐隐君传”谓（徐弘泽）“交游多海内名硕，其最嫟

‹1› 前揭李日华《味水轩日记》，第530页。

‹2› 李雪、于成龙《沈周桃花书屋图流传考略》，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》2016年第2期，第144—157页。

‹3› 前揭李日华《味水轩日记》，第85页。

者，曰王山人雅宾、朱山人肖海、释子秋潭、居士鲍性泉”[1]。可知朱的伪作，不影响其与地方名流徐弘泽、王雅宾、僧智舷（秋潭）、鲍性泉等人结为密友。而晚明以“山人”为号者，既有布衣诸生，亦有冠带儒士，多以此标榜个人修养和隐逸雅致的生活方式[2]。例如沈仕（1488—1565）号青门山人、王宠（1494—1533）号雅宜山人、谢榛（1495—1575）号四溟山人、徐渭（1521—1593）号天池山人、王世贞（1526—1590）号弇州山人、屠隆（1543—1605）号由拳山人、李时珍（1518—1593）号瀕湖山人、吴承恩（1506—1580）号射阳山人。从李日华对朱肖海日常生活的描述，也可看到此种生活安闲恬适的文人特点。朱或登上“云趣楼”，“俯眺旷野，颇极潇漾之趣”，或“日夕偃仰”于“纸醉斋”中，“非作字绘水墨，则披展古人法书名画，终日于纸素间酣恬自适”。有时与密友徐弘泽各制扁舟，湖上饮酒泛舟赏花月，时人目以为“水仙”。

朱肖海去世于1634年之前。去世后，其作为伪造者和山人的双重身份，均被载入官方文献中。成书于1637年《（崇祯）嘉兴县志》评价[3]：

> 朱实，别号肖海，摹古有绝技，凡古人法书名画临摹逼肖。云间董宗伯其昌号法眼，亦时为所惑，但言朱仙人以神之而已。实与弘泽同为万历时人，雅相善，各制扁舟，时选胜携尊，共泛花月，超然有尘外之致，时人目之为水仙云。

《（崇祯）嘉兴县志》“人物志”载录南唐至明崇祯年间画家，朱肖海以“摹古有绝技”跻身嘉兴知名画家的行列。“摹古有绝技”一语，说明官方的正面认同度。连董其昌“亦时为所惑”，受骗后“但言朱仙人以神之而已”，未将朱贬为欺世盗名的画工。

朱亡后，其声名超出嘉兴本地。1664年杭州冯仙湜《图绘宝鉴续纂》[4]称：“朱实，字肖海，嘉兴人。摹临元人旧本，精妙入神，惜乎不能显己之长耳。”[5]

1685年《嘉兴县志》[6]、1800年《嘉兴府志》[7]、1879年《嘉兴府志》[8]等嘉兴地方志，及《佩文斋书画谱》[9]《历代画史汇传》[10]等画史著录，亦认同朱临摹逼肖。

作为底层文人，尽管朱肖海出售伪作是公开的秘密，却非常和谐地与董其昌、李日华等雅士文豪们

‹1› 前揭李日华《恬致堂集》，第588页。

‹2› ［日］鈴木正《明代山人考》，清水博士追悼記念明代史論叢編纂委員会編《明代史論叢：清水博士追悼記念》，東京：大安株式会社，1962年，第357—388页；牛建强《明代山人群的生成所透射出的社会意义》，《史学月刊》1994年第2期，第30—36页。

‹3› 前揭《（崇祯）嘉兴县志》，第613页。

‹4› 《图绘宝鉴续纂》的成书情况，见谢巍《中国画学著作考录》，中国书画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432页。

‹5› （清）冯仙湜等《图绘宝鉴续纂》，于安澜编《画史丛书》第2册，人民美术出版社，1963年，第5页。

‹6› （清）何銮《嘉兴县志》，《天一阁藏历代方志汇刊》第381册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，2017年，第218页。

‹7› （清）冯应榴《嘉兴府志》卷五一，嘉庆庚申刊本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，第58—59页。

‹8› （清）许瑶光等修《嘉兴府志》，台北：成文出版社，1970年，第1382页。

‹9› （清）王原祁《佩文斋书画谱》，中国书店，1984年，第1582页。

‹10› （清）彭蕴璨编《历代画史汇传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083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198页。

〔图七〕明朱瑛《补结庵十咏图》第十开
1623年或稍晚　纵19.9厘米　横36.3厘米　故宫博物院藏



融合在一起，其隐逸山人的身份依然被认同。朱移花接木瞒天过海，反而被时人誉为仙人绝技。而朱并非孤例，明中叶以降底层文人造假古董或代笔的案例屡见不鲜。如文徵明的代笔者朱朗"山水与徵明酷似，多讬名以行"‹1›，文徵明本人不仅知情，且毫无芥蒂，需要时请朱朗代笔捉刀。可见底层文人的伪造行为，在当时并不被鄙视，晚明鉴藏圈处之泰然，以宽容的心态接纳伪造现象。

四　从朱肖海到朱瑛：画家志业

朱肖海不仅自己作画，还把儿子朱瑛（朱君求）也培养成画家。朱瑛曾参加天启三年（1623）徐弘泽召集的"江干七树"创作活动，李日华作诗《题朱君求江干七树图》赞其"凝情出佳丽，知是郭熙家"‹2›，徐弘泽称"君求之秀色，如西山朝爽"‹3›。

朱瑛有较多本款作品存世。存世最早者为《补结庵十咏图》册〔图七〕，成画于1623年或稍晚，正是朱肖海、朱君求父子参加"别有社"之时。以册页中《卧雪》一开为例，该画作江天覆雪，松林竹树，文人结庐读书其间，画风承袭文徵明派。这一年六月，嘉兴诗僧智舷作《结庵十咏》诗，朱瑛为此十首诗作十

‹1›　（明）徐沁《明画录》，黄宾虹、邓实编《美术丛书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86年，第1736页。

‹2›　前揭李日华《恬致堂集》，第150页。

‹3›　前揭盛枫《嘉禾征献录》，第684页。

〔图八〕明朱瑛《仿文徵明溪山渔隐图》拖尾高佑釪跋
天津博物馆藏



幅画，并署款：“舷公结庵十咏，后学朱瑛补图。”智舷是嘉兴名流，与徐弘泽、朱肖海等人亲近，而1623年朱肖海还健在，不排除将朱瑛推荐给智舷配图，以此为儿子扬名。

1631年，朱瑛画《仿文徵明溪山渔隐图》卷（天津博物馆藏）。与《补结庵十咏图》一样，均为勾染设色、吴门风格。卷末署款“崇祯辛未（1631）小春，秀水朱瑛制”，拖尾有嘉兴高佑釪（1629—1713）跋，称“先大夫与朱肖海、朱瑛为尘外交”，尤欣赏朱瑛，“常称君求点染烟云，匠心独妙，尤为过之”〔图八〕。按，高佑釪之祖父高道素（1583—1629）系万历四十七年（1619）进士，历任虞衡主事、屯田郎中，家中颇富收藏；父亲高承埏（1603—1648）为崇祯十三年（1640）进士，历任泾县知县、虞衡主事，为明末清初著名藏书家[1]。官宦辈出的高家与朱肖海、朱瑛父子堪称世交：“既而君求复予为忘年之友。”可见朱氏父子两代不断经营扩展与当地士绅的友谊。

朱瑛在清代已享有一定声望，1636年《陂塘晚坐图》扇[2]钤有“乾隆御览之宝”，作品进入清宫为乾隆收藏。画松下文眺望陂塘，皴法松秀，为晚明仿文徵明派的末流风格。

存世最晚的朱瑛作品为顺治十八年（1661）《仿沈石田竹楼清话图》（天一阁文物保管所藏）[3]。可知朱瑛在入清后，活跃了近二十年。清人对其评价更在朱肖海之上，称朱瑛继承家学，擅摹元人，笔法苍古，且比父亲更“善山水”。1664年冯仙湜《图绘宝鉴续纂》称：“朱瑛，字君求，嘉兴人，肖海之子。善

‹1› 高佑釪祖孙三代事迹见前揭盛枫《嘉禾征献录》，第498—499页；陈心蓉《嘉兴历代进士藏书与刻书》，黄山书社，2014年，第249—252页；陆林《金圣叹史实研究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15年，第432—438页。

‹2› 潘深亮为该画撰写了说明文字，图、文见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《中国绘画全集》第17册，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，2000年，图50，“图版说明”，第11—12页。

‹3› 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《中国古代书画图目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94年，浙35—86。

山水，苍古有本，布置殊失自然之意，临摹元人诸家，可称巨手。”[1] 1791年冯金伯《国朝画识》[2]、彭蕴璨（1821—1850）《历代画史汇传》[3]亦提及朱瑛作为山水画家苍古有本的画技。与朱肖海不同的是，存世文献未见朱瑛造假画的记录。朱瑛《仿文徵明溪山渔隐图》拖尾的几段清人题跋，盛赞其画艺，《芥子园画传二集》的编者王臬将此卷携至南京，跋文赞美：“此吾乡朱君求（朱瑛）前辈真迹也。其尊公肖海先生笔墨仿古，清致可掬。君求先生早得家法，意在笔先，烟云变幻，不啻元晖之继老米。”李希膺跋：“此卷神清骨媚，直入宋人之室。凡一山一石，非苟焉落笔者。”清人跋语，俨然将朱瑛视为一代名家。

作伪出身的朱肖海，将其子朱瑛培养成一位出色的画家，洗涤了伪造牟利的形象。而朱瑛自己的画名似已足够维持生计，其作品在清代已走出嘉兴本地，被藏家带到北京、南京或其他地域。在绘画志业上，朱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

五　结论

虽然晚明书画赝鼎之风盛行，作伪者亦数量可观，但他们生平活动却极少得到记录，绝大部分作伪者甚至没有留下姓名，无文献记载。相形之下，朱肖海的案例甚为珍贵，仍有作伪史料留存。从其存世手迹来看，朱绘画承袭文徵明派，仿古能力极高，成功欺骗歙贾之浮慕者。朱既与冯权奇等嘉兴藏家合作，自作赝物售人，又有自己的生意管道，苏人为之搬运，三百里内外，皆其神通所及，并成功购置新居。究其原因，或与明代特有的“山人”文化有关。以“山人”为号不仅为在野文人提供了形塑自我身份的可能，也替有一技之长的底层艺人提供了机会，让他们能够以“山人”形象与上层乡绅有更平等的交流。

朱肖海不仅善于抓住机会，亦教子有方。他并不满足子承父业，而是更推进一步，将儿子朱瑛引入自己的朋友圈，培养成文人画家。朱肖海还在世时，朱瑛已为名僧智舷等当地名流创作文人式的诗意图，并参加徐弘泽组织的书画社团活动。入清后的朱瑛已成为当地颇富声望的耆老名宿。朱氏父子两代持续的努力，终于获得回报，亦为下层画家的家学传承提供了新的美术史范例。

[作者单位：彭慧萍，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；
吴雪杉，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]

（责任编辑：盛　洁）

‹1›　前揭冯仙湜等《图绘宝鉴续纂》，第28页。

‹2›　（清）冯金伯《国朝画识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081册，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508页。

‹3›　前揭彭蕴璨编《历代画史汇传》，第199、207页。